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弗莱彻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原书第20版

[英]丹·克鲁克香克/主编 郑时龄/译审

郑时龄 支文军 卢永毅 李德华 /主译  
吴骥良 郭黛姮 吴光祖 邹德依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 弗莱彻建筑史

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原书第20版

[英]丹·克鲁克香克/主编 郑时龄/译审  
郑时龄 支文军 卢永毅 李德华 /主译  
吴骥良 郭黛姮 吴光祖 邹德侓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弗莱彻建筑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之一；其史料确切、内容广泛、插图精致，是建筑学术理论著作的世界范例，也是建筑学界首选的教材与参考书。

本书以大量典型实证资料为基础，勾画并概括出从史前时期到国际时尚每一个建筑文化时期建筑的最主要特征、讨论形式与发展机制。同时将建筑置于影响其发展变化的因素之中，运用比较法讨论了每种风格的建筑在平面、墙体、门窗、屋顶、柱式、线脚和装饰特点等方面与其他时期或其他风格的异同，以加深对风格特征及其源流的认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莱彻建筑史 / [英] 克鲁克香克主编；郑时龄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3

书名原文：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ISBN 978-7-5130-0330-8

I. ① 弗… II. ① 克… ② 郑… III. ① 建筑史 - 世界 IV. ① TU-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3153 号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Edited by Dan Cruickshank Butterworth - Heinemann, a division of Reed Educational &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Ltd.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Edited by Dan Cruickshank

© Reed Educational &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Ltd-1996.

## 弗莱彻建筑史

原书第 20 版

[英] 丹·克鲁克香克/主编

郑时龄/译审

郑时龄 支文军 卢永毅 李德华 吴骥良 郭黛姮 吴光祖 邹德依/主译

中文版策划：欧 剑 阳 淼 张宝林

责任编辑：刘 爽 陆彩云 张 冰 罗 慧 文 茜 等

图像优化：贺 天

---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125

印 刷：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3815 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mailto: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Liushuang@cnipr.com](mailto:Liushuang@cnipr.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26

印 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80.00 元

ISBN 978-7-5130-0330-8/TU·010 (3263)

京权图字：01-2001-5518

---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出版者的话

---

《弗莱彻建筑史》(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是目前世界上最权威的建筑通史之一,原书自1896年问世以来,屡次修订再版,1996年出版的第20版恰为庆祝其出版100周年。本书系《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的中文版,也是该书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全面地展现给中国读者。

在这100年的历史中,《弗莱彻建筑史》不断以最新研究成果充实与修订,篇幅从第一版的300页、115幅插图,扩充到1987年第19版的1621页、超过2000幅插图。书名也在第18版时由原来的《比较建筑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改为《弗莱彻建筑史》。

由弗莱彻主编的《比较建筑史》在第17版以前,是以大量的实证资料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勾画出每一建筑文化时期的特点,并用典型的实例加以说明。全书每一章都按以下五个部分的体例编排:

1. 影响因素:包括地理因素、地质因素、气候因素、宗教因素、社会因素、历史因素等六个方面。
2. 建筑特点:概括每一建筑文化时期的最主要特征、讨论形式与发展的机制。
3. 典型实例:以大量的具体实例来说明该风格的特点、手法及对后来的影响。
4. 比较分析:从建筑构造角度出发,对建筑的各部分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比较分析。每种风格都讨论了建筑的平面、墙体、门窗、屋顶、柱式、线脚和装饰特点。同时,还将每种风格与其他时期或其他风格进行相应的比较。
5. 参考书目:提供有关线索,方便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原书第18版(1975),对全书体例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了增补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改变是取消了东、西方两大部分的布局,打破了原书以欧洲为中心的建筑史观,并请各国的有关专家撰写相应的章节,取消了原书各章中的有重复的“比较分析”部分,将有关内容综合到建筑特点中加以阐述,使全书更加紧凑。章节的编排上以时间先后为序,一改以风格划分的惯例。

原书第20版,是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名誉资深会员、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特邀教授丹·克鲁克香克(Dan Cruickshank),在第19版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并重新编排的典范之作。新增加的部分包括:中东建筑(含以色列建筑)、东南亚建筑、印度次大陆建筑、东欧建筑、拉丁美洲建筑等章节。全书共七编,58章,每部分均由该研究方向的知名学者担任编者。

本书由郑时龄院士主持翻译并审译,组织来自全国多所知名建筑院系的学者与专家共同翻译,历经七年最终成稿;在编校与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力求真实再现原书的内容和风格,并尽力为中文版的读者提供阅读与检索的便利。

总之,《弗莱彻建筑史》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学术价值的建筑通史之一,其史料的确切性、内容的广泛性、插图的精致性均已成为建筑学术著作的世界典范,并被誉为建筑师的“圣经”。中文版的推出,为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系统地了解各种建筑风格及其发展与变化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启发建筑师的创作灵感,对于建筑史学者以更宽阔的视野、更全面的观念进行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 编辑说明

## 页码体系

1. 本书方括号内的页码为中文版顺序码。
2. 为便于读者阅读与检索，本书还附有英文原书页码，以斜体的“旁码”形式标注在相应的文字或图片的版心外侧。
3. 中文版索引页码中的斜黑体数字表示本页为图片。
4. 由于原书英文与相应的中文译文所占版面面积不同，所以本书旁码与顺序码并非一一对应，同一旁码之下的内容往往对应2~4页正文，当其中夹有图版页面时，会出现旁码未按顺序排列的情况。

## 名词的处理

1. 本书中人名、地名的翻译依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人名大词典》以及有关地名、人名词典等。
2. 若人名、建筑名称或其他专有名词存在一词多译，则以建筑行业普遍使用的名称为准。  
例如：“赖特(F. L. Wright)”。
3. 若本书中提到的建筑物其建造年代的原名与目前的名称不一致，以原名为准。  
例如：1934年在上海建成的“毕卡第公寓”现称“衡山宾馆”。

## 图片的处理和阅读

1. 为保留原书的设计风格，中文版中的墨线图保留了原书中的部分英文图名，并将相应的中文翻译标注在本页下方。其中一级图名的原文和译文均在脚注中对照列出；二级图名在脚注中只列出中文，用序号与图中的英文一一对应。
2. 书中使用的地图为示意图，当涉及古代地图时，结合当时的名称和划分进行标注。

## 数字的表示

1. 正文夹注中，年代的起止数字用“—”连接，省数字前的“公元”和数字后的“年”。  
例如：“秦代(前221—前206)”“汉代(前206—220)”“唐代(618—907)”。
2. 建筑名后夹注中的数字表示该建筑的建造时间，包括加建、改建、扩建时间，体例同年代的表达方式；夹注中的说明性文字的表述方式同正文。  
例如：“贾罗隐修院(Jarrow, 684)”“比萨大教堂(Pisa Cathedral, 1063—1118, 1261—1272)”“圣泽诺大教堂(S. Zeno Maggiore, 约始建于1123年)”。
3. 人名后夹注中的生卒年份以“—”连接。至成书时健在的，则只标出出生时间；生年或卒年不详的，用“?”表示。  
例如：“大流士一世(前522—前486)”“尼诺斯拉夫·库钱(Ninoslav Kucan, 1940—)”“盖吉兹(?—前648)”
4. 脚注中年代的起止数字用“~”连接，并省去“公元”。

## 单位的表示

1. 正文中的数字单位均按原书同时给出公制单位和英制单位，以夹注的形式标出。  
例如：“直径接近39.3m(129ft)”“面积达295km<sup>2</sup>(114mile<sup>2</sup>)”。
2. 墨线图中均保留原书中的英制单位，不另行换算。图上的尺寸标注中以“'”表示英尺、“”表示英寸。  
例如：“5'3””。
3. 图中柱式的模数，仍保留原书的标注。
4. 地图中的比例尺保留原书标注的英制单位。

## 中文版序

罗小未

翘首以待数年，由郑时龄教授主持翻译的《弗莱彻建筑史》(原书第20版)中译本终于问世了，我感到十分高兴。《弗莱彻建筑史》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运用了史学的科学分析方法并附有精美照片与细致线图的史书，曾是英国首屈一指的权威著作和建筑学界首选的教材与参考书，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这本书在其他英语国家中也极具权威性，如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建筑系中享有与在英国建筑院校中同等重要的位置。20世纪20年代，当我国第一代建筑师与学者从海外归来建立建筑学专业时，“西洋建筑史”是建筑学的必修课，此书则是教学的主要参考书。几十年来，多次有学者与出版社提出要将此书翻译成中文，终因其工作量太大而未能实现。其间有过一些以此书为依据的译作出版，如国内学者王瑞珠先生和沈理源教授等的著述，但并非全书。现在郑时龄教授与知识产权出版社不畏艰辛，知难而上，总算把这个巨大的工程啃下来了。这将大大有利于广大建筑学人的学习与参考，也是对我国第一辈建筑学者的致敬。

据记载，公认的第一本具有明确时空概念并自成体系的建筑史书是16世纪中叶意大利画家、建筑师与作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所著的《意大利杰出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家传记》(*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ori, pittori e scultori italiani*)。这本书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反映了瓦萨里与其同行在学术讨论时所表现出来的对历史的兴趣，瓦萨里本人用了五六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又用了近十年才精心撰写完成。该书在1550年出版后引起了意大利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兴趣，影响甚大。此后，在意大利、法国与德国相继出现了不少记载兼评论历史上某个城市、某个地区或某个时段的建筑、艺术作品及其作者的史书。这些书籍大大拓宽了人们的知识与想象空间，很受欢迎。1568年，瓦萨里在再版该传记时，把书名上的“建筑师”与“画家”在次序上对调了一下，这在当时不足为奇，因为意大利自文艺复兴时期便把绘画、雕刻与建筑视为艺术上不可分割的三姐妹，建筑师往往兼是画家与雕刻家，人们在谈论建筑时就如同谈论绘画与雕刻一样，建筑史也理所当然地从属于艺术史了。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中期，随着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的个性越来越不容忽视，才逐渐被区分出来。

在艺术史200余年的发展中，有一个不能不提及的人物，这就是德国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 1717—1768)。温克尔曼有许多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篇论文《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der Malerie und Bildhauerkunst*, 1755)和一本书《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ums*, 1764)。前者运用考古学据实地阐明了希腊才是古代艺术典范的发源地，而不是当时人们所认为的罗马；后者为艺术史的研究打下了不朽的科学基础——温克尔曼总结了他数十年来关于艺术的表现及其变化的讨论与研究后，在1764年正式出版的《古代艺术史》中指出：艺术的表现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就如植物等有机体一样，有它萌芽、成长、茂盛与衰亡的生物周期，在此过程中还要受到气候、水土等环境的影响。与温克尔曼同时代的法国伟大作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不过伏尔泰指的是社会历史，而温克尔曼指的是艺术史。温克尔曼指出，艺术史应把一种艺术传统的形成、成长、变化、衰落同它所从属于的民族历史中各个阶段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历史背景并列起来研究，探求它在表现与变化中的特征及其之所以然，并且声称这些研究必须尽可能地取材于古代遗存下来的作品。温克尔曼不仅奠定了艺术史研究的科学基础，还排除了各种机械与想

当然地把主观推断出来的片面知识称为艺术史的可能性，这样的研究方法使读者不至于沉湎于对过去的臆想，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1805年，温克尔曼去世30多年后，德国大文豪歌德(1749—1832)在一篇纪念温克尔曼的名为《温克尔曼与他的世纪》(*Winckelmann und sein Jahrhundert*)的文章中把温克尔曼与哥伦布并论，温克尔曼虽没有发现新世界，但他预示了新时代的到来，读他的文章时不感到新奇，但读后却成为具有新颖见识的人。这就点明了科学的艺术史研究方法的意义。

数百年来，涉及建筑的史书不胜其数。各书在内容范围、立意、结构体系、着眼点、脉络、取材、编排等方面各有特点。每个人在重新叙述一件往事时都会带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何况任何史书都是在一定的时代与历史背景下完成的，其观点必然会与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观点并行，因而不仅会有个人局限性，还会有时代与社会的局限性。综观下来，凡是史料属实、能科学地反映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史书就有它存在与受欢迎的理由。从这方面看，《弗莱彻建筑史》是比较好且成功的。

1896年，英国人班尼斯特·弗莱彻教授和他后被封为爵士的儿子班尼斯特·弗赖特·弗莱彻(*Banister Flight Fletcher, 1866—1953*)联合署名出版了《比较建筑史》(*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后在1961年更名《弗莱彻建筑史》(*Sir Banister Fletcher's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继续编纂出版，至今已有100多年。该书的立意是要通过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建筑实例清楚地说明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中建筑风格特征，以及影响它们发展与变化的因素，诸如地理、地质、气候、宗教、社会与历史背景等，并运用比较的方法，即将每种风格在平面、墙体、门窗、屋顶、柱子、线脚与装饰方面的表现与其他风格进行比较，以明确它们的异同来加深对风格特征及其源流的认识。须知，当时的英国与西欧国家的建筑创作正陷于弗莱彻父子所谓的激烈的“风格之战”中。

自从18世纪末考古学与植物分类学的深入人心，以及近代城市对新型公共建筑如博物馆、图书馆、法院、医院、商场等的大量需求，人们不再满足于“已经系统化了的”古典主义，而是热衷于寻根问底地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以地方风格细节为荣的各种复古主义与折中主义。《弗莱彻建筑史》以生动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适应了这些要求，特别是一些按比例或附有尺寸的线图，不仅补充说明了文字的不足，还使人得以窥视和感悟到风格以外的历史与人文内容，专业或非专业的读者均有大开眼界、增长知识和受益匪浅之感。对于建筑师和建筑系的学生来说，《弗莱彻建筑史》俨然是一本建筑风格的百科全书，富于想象力的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缺乏想象力的可以照抄不误，以至风靡建筑界，人手一册。这种热烈程度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现代建筑思潮逐渐取代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才逐渐降温。但《弗莱彻建筑史》内容的丰富与资料的翔实使它至今仍不愧是一本好的建筑历史参考书。

《弗莱彻建筑史》的成就是与作者在编纂和成书中始终坚持认真与负责的态度分不开的。1896年《弗莱彻建筑史》已问世，但弗莱彻父子对建筑历史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歇，他们马不停蹄地继续对内容进行调查、核实、修改与补充，当年便出了修订版(第2版)，紧接着又在1897年出了第3版。1901年，弗莱彻教授已经去世，由他的儿子弗莱彻爵士署名出版的第4版比第3版的内容扩充了约15%，增加了东方印度、中国、日本与萨拉森地区的建筑简介，并开始加入线条插图。此后，弗莱彻爵士一直负责继续编纂与出版此书，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954年的第16版为止。如果将第1版与第16版相比，内容不知增加了多少倍。第1版是293页、插图159帧，第16版超过了1000页、插图4000多帧；此外，还附有各种利于阅读的图表、参考书目，等等。弗莱彻父子很早便想把《弗莱彻建筑史》打造成一件“像国家传统一样可以流传给后世的遗产”。为此，弗莱彻爵士设立了一个基金会，在遗嘱中“指定不列颠皇家建筑师学会与伦敦大学同为基金的代管人；《弗莱彻建筑史》的版权是基金的主要资产之一；基金的收入由上述两个单位分配，专用于如遗嘱所述的能推动建筑教学和建筑欣赏有关的各种用途”。在基金会的主持下，《比较建筑史》更名为《弗莱彻建筑史》，由基金会特聘的专家继续编纂下去。1961年第17版的主编是科丁利教授(R. A. Cordingley)；1975年第18版的主编是詹姆斯·帕姆斯教授(James



Palmer); 1987年第19版的主编是约翰·马斯格罗夫教授(John Musgrove); 1996年第20版的主编是丹·克鲁克香克教授(Dan Cruickshank), 此年刚好是该书问世的100周年。各位主编均沿袭了前人在编纂与成书上的认真与负责态度, 但时代不同了, 在内容、体系、分类与篇幅上均有所改变。因而在谈论《弗莱彻建筑史》时, 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事实上它一直是在或多或少地变化着的, 反映了建筑史书在不同时期中与时代要求的平行与并进。

《弗莱彻建筑史》有没有缺点或遗憾呢? 应该说是有的。这就是我国建筑界曾多次批判它的“欧洲中心论”问题, 具体地说就是存在于从第4版至第16版中的把欧洲历史风格称为“历史风格”(historical styles), 而把东方历史上的风格称为“非历史风格”(non-historical styles), 以及一幅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称为“建筑之树”的图画。近年来, 有人认为这些批判反映了我国对该书的误解和建筑文化观念的落后。这里并不想评论这些批判的是非, 但既然要讨论这本书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事情的经过是, 本来《弗莱彻建筑史》从第1版至第3版的内容只涵盖欧洲建筑史; 到第4版, 作者认为“假如我们仅仅回顾那些与我们有关的、先进的, 我们所称的历史风格, 而不去领会那些独立于西方艺术之外和对之毫无影响的诸如印度、中国、日本、中美洲和萨拉森人的, 我们所称的非历史风格的话, 这本要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就会是不完整的”。(转引自第16版第2部分的“介绍”)

在第20版的前言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话(文中有注说明来自第4版的前言)。于是弗莱彻爵士在第4版中增加了东方建筑, 并在体系上将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面三版的内容, 称为“历史风格”; 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东方建筑, 称为“非历史风格”。两部分篇幅悬殊, 即使在第16版中, 后者也仅约为前者的8%。弗莱彻能看到欧洲以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这个进步并非他的首创。数十年前, 英国建筑史家弗格森(James Fergusson, 1808—1886)受到当时流入英国的关于英属殖民地印度的报告启发, 到印度和中国考察后, 在他的《建筑历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1865—1867)后面增加了关于东方建筑的第三册, 并颇受欢迎。那么《弗莱彻建筑史》的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呢? 问题主要在于它把“历史风格”这个没有说明时代和地方的通用名词等同于“欧洲历史风格”, 而对不属于欧洲的风格, 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明是什么时代与地方的风格, 而是称之为“非历史风格”, 这种用词上的混乱显然使人不解。

此外, 弗莱彻在“前言”中还表示了他对东方建筑的意见。他说:“东方艺术所呈现的特征, 在欧洲人看来常常是不习惯、不愉快, 甚至是很奇怪的……面对着这么多对我们来说近乎怪诞的形式时, 我们应该理解到东西方的差异在东方建筑中由于宗教信仰与社会习惯而被强调了。”的确, 看到世界与诠释世界之间是有历史过程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维多利亚时期, 这一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在世界上均居于优势。他们认为自己的卓越地位源于文明的优越, 乃至种族的优越。于是有了诸如《白人的责任》<sup>①</sup>之类的宣扬帝国主义掠夺与统治殖民地有理的作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在描述19世纪末他的同胞——英国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时说:这些人沉醉在帝国的节节胜利中, 以致幻想历史将从此凝结不前, “他们有一切理由为历史这种结束所赐予他们的永久幸福而庆贺……西欧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同样具有这种幻觉”。<sup>②</sup>

从这方面看, 当时的西欧人, 特别是英国人, 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标准看待世界的情况并非个别的。因而弗莱彻的“历史”与“非历史”的逻辑混乱以及对东方建筑的偏见, 可能不是他个人的, 而是时代与社会局限性所然。然而, 弗莱彻居然把这个说法与态度坚持到20世纪50年代, 这就是一个遗憾了。1917年, 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郑重地提出了应该看到除了

① *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 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发表于1899年的诗歌。

② 转引自《全球通史》(*A Global History*)第19章, 第4节;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著, 吴象婴、梁赤民翻译, 1999年版。



西方文明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伟大文明，而文明就如任何有机体一样，均有其发生、成长、破坏、崩解、死亡或僵化等不能逾越的生命周期，接着提出了骇人听闻的西方文明正如历史上的古代文明一样走向灭亡的“西方没落论”（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17）。这里姑且不论这个论点的是非，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西欧人一直以为自己的文化独一无二和永世常青的幻想受到了挑战。在此之后数年，汤因比赞成并坚持了施本格勒关于世界上除了西方文明之外还同时存在着许多与之平行的其他伟大文明的观点，但反对施本格勒的宿命论，认为一种文明的灭亡是可以通过某种明智的及时措施来防止的。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以“自由主义”的态度，把自己从各种不合理的成规与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以历史事实为例来说明各种文明兴衰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鲁思·贝内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更进一步提出反对种族歧视，提倡平等对待各民族的文化。他认为各种文化都是人类行为可能性的不同选择，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与同其所属社会相适应的能力，它们之间不存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和等级上的优劣之别。他提倡文化的“相对主义”，并认为人们应根据各种文化发生的来龙去脉去评论文化现象；主张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和相互理解。上述种种关于如何对待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比较客观的理论提出后，即引起各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然而弗莱彻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以至他在1954年的第16版中仍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半个世纪前的观点与态度。弗莱彻去世后，1961年由科丁利主编的第17版虽是几个版本中改动得最少的，但在体系上却作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改动，这就是把第一部分的名称改为“古代建筑及其在西方的继续”，第二部分的名称改为“东方建筑”，并删除了那些陈词滥调。当时能够做出这些改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在弗莱彻爵士以后的历任主编都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这就是“究竟可以允许从原来作者的意图走出多远”（引自第20版前言）。要“走出”的原因很清楚，史书的编纂必定是与当时社会的要求和文化观点并行的，编纂史书的人总是努力按着他们认为正确的去做。自从第17版做出这个重要的改动后，第18版改动了全书的结构，同时为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取消了房屋各组成部件在风格上的比较；第19版与第20版再次改动了全书的结构并大量增加欧洲以外的各国和20世纪现代建筑的内容，以至《弗莱彻建筑史》至今仍不愧为一本良好的参考书。

当郑时龄教授邀请我为他的《弗莱彻建筑史》中译本作序时，我原想只要简单地说一下我对该书的感想便得。怎知提起笔来不禁思绪万千，毕竟我和该书打交道已有六十余年。冷静下来才整理出这篇言犹未尽的长篇大论。可以这样说，我不仅从该书中获得了许多建筑历史知识，还从它成书与改版的前前后后体会到不少编纂史书的道理。抱歉浪费了读者很多时间，不妥之处，敬请指教。

# 译者序

郑时龄

已故英国建筑史学家班尼斯特·弗莱彻爵士的《弗莱彻建筑史》是建筑史的经典著作。该书是一部比较建筑史，1896年初版时书名为《比较建筑史》，全书共300页、115幅（一说159幅）插图；到1931年第9版时，已扩充为1000页、400余幅插图；书中的线条图是从1901年第4版时开始采用的；第18版时改名为《弗莱彻建筑史》，1996年出版第20版。该书的主要观点是以欧洲建筑作为中心，中国和日本的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一个分支，是西方建筑的陪衬。弗莱彻先生故世后，这本书由其他人继续以《弗莱彻建筑史》的名义一再修订出版。沈理源教授在1944年根据《比较建筑史》1939年第10版中的西方建筑部分编译而成《西洋建筑史》，于2008年3月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再版，该书的重点在于欧洲建筑，此次的翻译校对过程中参考了其中的一些译名和图注。

1996年由丹·克鲁克克先生编辑出版了《弗莱彻建筑史》的第20版，这一版在第19版的基础上有较大的修改，经过重新编排，35%的内容属于新增。其中新增了关于伊斯兰建筑、中东建筑（包括以色列建筑）、东南亚建筑、中国香港建筑、俄罗斯和苏联建筑、东欧建筑等的章节；此外，关于1900年以前的美洲建筑以及关于印度次大陆建筑和东南亚建筑等的章节也经过重写；同时，删除了有关欧洲中心论的一些图片。关于20世纪以前的建筑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充和加强。

自2003年起，我们根据1996年出版的《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协调和组织了以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为主的一批教授和研究生开展翻译工作，历时七年，终于初步完成了这本巨著的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书提及的建筑师等人物的生卒年份已经尽可能根据最新资料予以注明，但其中仍然有许多信息目前尚未查明，留待日后修订。

一些城市和地点所属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甚至有些至今仍然存在领土争议，同时在有关工具书中也无法查明，因而无法明确标明。凡在参考工具书中标明的已经在本书中注明。例如：纳哈拉勒，在2001年版的《世界地名录》中注明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译文已经按此注释。

一些建筑师所属国家或地区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无法确切注明。例如俄国的一些建筑师历经沙俄、苏联和独联体时期，只能注明国籍是俄国。如果有关文献确定为格鲁吉亚或乌克兰无误者，已经在译文中注明。

《弗莱彻建筑史》涉及许多国家的语言，原书中的一些建筑名称采用的是其他语言的英文音译，以往的中文译文也多采用音译，虽然翻译比较省事，但是原文的意义则含混不清。本书尽可能根据原文的意义翻译，凡能从词典查阅或能请教到懂该国文字的学者的，均已用意义和用途标明，例如波斯文的mahal是宫殿、皇宫、陵墓之意，而没有采用音译；荷兰文的kerk、德文的Kirche是教堂之意；荷兰文的huis、德文的Haus和意大利文的casa、palazzo是府邸、住宅之意。由于译者的水平和工具书有限，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名称的意义没有确切标明，仍采用音译。

书中还涉及大量教堂，许多教堂是以圣人命名的，而同一位圣人的名字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很大差异，例如：英语中的James、法语中的Jacques、德语中的Jacob、意大利语中的Giacomo等均为同一圣人雅各；又如：伯尔纳在英语和法语中为Bernard，在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中为Bernardo，在德语中为

Bernhard, 本书均译为伯尔纳; 再如: 法语的 Étienne, 按法国人名应译为艾蒂安, 按圣人译名则与英语的 Stephen、西班牙语的 Esteban、德语的 Stephan、意大利语的 Stefano 统一译为司提反。本书在教堂名称和圣人人名中, 均已按照啸声先生编的 2004 年版《基督教神圣谱》予以统一。至于各国人名则不予统一, 仍按有关人名译名辞典和手册翻译。例如: 英国的 Stephen 译为斯蒂芬, 西班牙的 Esteban 译为埃斯特万, 德国的 Stephan 译为斯特凡, 意大利的 Stefano 译为斯特凡诺。

书中涉及的大量地名、人名均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及有关地名、人名辞典、手册等翻译, 但是仍有大约 10% 左右的地名、人名无法查到, 只能采用音译, 并附有原文。由于本书涉及大量的国家、地区和语言, 所采用的英文名称也有不同的版本; 此外, 原书中也有一些印刷错误。例如: 原书第 489 页圣十字教堂误为 Heiligenkrenzkerche, 译者根据有关文献恢复为 Heiligenkreuzkerche。又如: 原书中第 496 页关于维也纳圣司提反教堂的巨门误为 Riescutor, 译者根据《维也纳建筑指南》(*Architecture in Vienna*) 一书改为 Riesentor。一些人名也不免有误, 凡译者修改之处, 均已经在文本中注明。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 还参考了有关的工具书及文献, 其目录列在书后参考文献中供读者参考。但是由于上面所说明的情况, 也由于译者的知识和水平有限, 且可供参考的工具书及文献也十分有限, 有相当一部分的名词仍无法准确查到,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术语在网上查询的结果仍然回到本书。同时, 我们缺乏翻译外国名词和人名所应具备的语言和语音学知识, 许多名词和术语, 尤其是涉及诸如梵语、印地语、阿拉伯语时, 错误更是在所难免。全书涉及的学科、宗教、历史、地理、艺术、技术等专业术语极为广泛, 一定还存在许多翻译方面的错误, 祈请各位学长不吝赐教, 予以纠正, 以便今后再版时更正。

虽然这本巨著的中文版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 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 只说明翻译工作暂告一段落。本书中的许多信息仍然有待补充、修改和完善, 也希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使本书得以不断改进和修正。

罗小未教授悉心为本书的翻译进行指导, 她是我国世界建筑史研究与教学的开拓者, 许多译者都是她的学生。李德华先生在耄耋之年学习西班牙语, 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指导和帮助, 并潜心研究伊斯兰建筑, 翻译了整个第三编“伊斯兰建筑”, 并最先完成译稿, 为全书的所有译者树立了楷模。

衷心感谢多年来参加翻译工作的各位老师和研究生, 翻译工作实际上是一项艰辛的研究工作, 而目前的学术制度却不承认翻译的学术价值, 无形中消解了翻译者的学术成就; 同时, 也妨碍了高水平地引进国外的建筑理论著作, 影响了译著的质量。尽管如此, 所有参加翻译的学者都意识到这本经典著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为了学术的发展, 为了建筑学和建筑理论的进步, 各位译者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时间, 为本书的翻译呕心沥血。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同济大学罗小未教授、路秉杰教授、常青教授、王骏阳教授, 意大利罗马大学嘎佐拉教授 (Luigi Gazzola), 帕维亚大学布加蒂教授 (Angelo Bugatti), 东南大学陈薇教授, 加拿大学者吴燕荏副教授, 德国亚琛理工大学曹怡蔚女士, 以及新加坡大学建筑系王才强教授 (Heng Chye Kiang) 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佛罗伦萨大学拉蒂纳教授 (Corrado Latina)、德国艺术史学家英格·普夫莱德雷尔博士 (Inge Pfliederer) 生前也给予本书翻译工作以极大的帮助, 他们如今已作古, 不能看到这本经典著作中文版的出版。以上所有这些学者都曾为本书的翻译查阅有关文献, 提供背景知识等, 没有他们的辛劳, 这本建筑史的中译本必然逊色很多。谨此致谢。

2010年7月12日

# 著译者介绍

## 原书主编

丹·克鲁克香克(Dan Cruickshank),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名誉资深会员, 谢菲尔德大学(Sheffield University)建筑系访问教授, 著有《伦敦: 乔治时期的建筑艺术》(London: *The Art of Georgian Building*)和《乔治时代的城市生活》(*Life in the Georgian City*)。

## 原书顾问

安德鲁·森特(Andrew Saint),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名誉资深会员,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建筑系教授。著有传记《理查德·诺曼·肖》(*Richard Norman Shaw*)。

彼得·布伦德尔·琼斯(Peter Blundell Jones), 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著有传记《汉斯·夏隆》(*Hans Scharoun*)和《胡戈·黑林》(*Hugo Häring*)。

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威尔建筑讲座教授。著有《现代建筑 1851~1945》(*Modern Architecture 1851—1945*)和《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 原书编者

克里斯·阿贝尔(Chris Abel),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建筑系高级讲师。著有《建筑与身份: 走向全球生态文化》(*Architecture and Identity: Towards a Global Eco-culture*)。编写本书第 55 章和第 56 章。

高塔姆·巴提亚(Gautam Bhatia), 印度建筑师。著有《旁遮普巴洛克》(*Punjabi Baroque*)和《寂静的空间》(*Silent Spaces*)。编写本书第 57 章。

查尔斯·伯尼博士(Dr. Charles A. Burney), 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考古系。编写本书第 3 章和第 4 章。

金正基博士(Dr. Kim Choung Ki), 韩国文化遗产研究所(Nan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Properties of Korea)主任。编写本书第 25 章和第 39 章。

卡特琳·库克博士(Dr. Catherine Cooke), 建筑师, 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设计原理与实践课主持人。著有《俄罗斯先锋派: 艺术、建筑与城市理论》(*Russian Avant-Garde: Theories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编写本书第 47 章。

科林·戴维斯(Colin Davies), 建筑师, 北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London)建筑史高级讲师。编写本书第 51 章。

卡罗琳·伊拉姆博士(Dr. Caroline Elam), 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建筑系,《伯林顿》(*Burlington Magazine*)杂志编辑。编写本书第 29~33 章(由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大卫·赫姆索尔(David Hemsoll)、帕特里克·斯威尼(Patrick Sweeney)和尼尔·麦格雷戈(Neil Macgregor)协助)。

胡贝特·法恩森教授、博士(Prof. Dr. sc. Phil Hubert Faensen),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 University)美学与艺术科学部。编写本书第 12 章。

吴光祖教授(Prof. WU Guangzu), 同济大学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38 章和第 53 章。

郭黛姮教授(Prof. GUO Daiheng), 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24 章。

朱利安娜·汉森博士(Dr. Julienne Hanson),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巴特利特研究生院。编写本书第 2 章、第 5 章、第 9 章和第 22 章。

亚当·哈迪博士(Dr. Adam Hardy), 德蒙福特大学(De Montfort University)南亚设计与建筑实践、研究与促进所(PRASADA)。编写本书第 26 章。

斯蒂芬·海伍德(Stephen Heywood), 诺福克县议会(Norfolk County Council)历史学家。编写本书第 13 章。

稻垣英造(Eizo Inagaki), 东京大学(University of Tokyo)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25 章和第 39 章。

埃坦·卡洛尔(Eitan Karol), 以色列建筑师与历史学家。编写本书第 48 章。

彼得·基德森博士(Dr. Peter Kidson), 伦敦大学考陶尔德艺术研究所。编写本书第 14 章(由林迪·格兰特(Lindy M. Grant)、阿兰·布罗迪(Allan Brodie)和克里斯托弗·韦兰德(Christopher Weland)协助)。

乔恩·林博士(Dr. Jon Lim),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40 章(由布迪·苏卡达(Budi A. Sukada)协助)。

德里克·林斯特勒姆博士(Dr. Derek Linstrum), 约克大学(University of York)先进建筑研究所。编写本书第 36 章和第 49 章。

理查德·朗斯特雷恩教授(Prof. Richard Longstreth), 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美国研究计划。编写本书第 50 章。

斯坦利·洛滕教授(Prof. H. Stanley Loten), 渥太华卡尔顿大学(Carleton University)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23 章。

奥塔卡尔·马切尔博士(Dr. Otakar Macel), 德尔夫特理工大学(Technische Hogeschool)。编写本书第 46 章。

罗兰·梅因斯东博士(Dr. Rowland J. Mainstone), 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研究员。编写本书第 10 章和第 11 章。

安东尼·麦金太尔(Anthony McIntyre), 建筑批评家、教师, 也是论述欧洲历史和当代建筑论著的作者。编写本书第 45 章。

路易丝·诺埃列·梅瑞勒斯(Louise Noelle Mereles), 墨西哥国立自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onoma de

Mexico)美学研究所。编写本书第 37 章。

斯特凡·穆特修斯博士(Dr. Stefan Muthesius), 东英吉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世界艺术研究与博物馆学系。编写本书第 34 章。

玛丽·内伯·帕伦特博士(Dr. Mary Neighbour Parent), 东京大学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25 章和第 39 章。

苏哈·奥扎坎博士(Dr. Suha Ozakan), 建筑师, 安卡拉中東理工大学(METU)原副校长, 现任阿卡汗建筑奖秘书长。编写本书第 48 章。

安德鲁·森特教授, 剑桥大学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37 章和第 44 章(对大卫·邓斯特(David Dunster)的文本进行修改和扩充)。

大卫·桑德斯教授(Prof. David Saunders), 阿德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建筑系。编写本书第 42 章。

丹尼斯·夏普(Dennis Sharp), 建筑师, 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编写本书第 46 章。

罗兰·席尔瓦博士(Dr. Roland Silva), 科伦坡中央文化基金会(Central Cultural Fund)总干事。编写本书第 41 章。

珍妮弗·泰勒(Jennifer Taylor),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建筑系副教授。编写本书第 58 章。

埃伦·托马斯(Helen Thomas), 建筑师。编写本书第 52 章。

理查德·汤姆林森教授(Prof. Richard A. Tomlinson), 雅典英国学校(British School at Athens)校长。编写本书第 6 章和第 7 章。

克里斯托弗·韦克林博士(Dr. Christopher Wakeling), 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成人与继续教育中心。编写本书第 34 章。

约翰·沃伦(John C. T. Warren), 建筑师, 有关巴格达传统住宅论著的合作者。编写本书第 15~20 章。

托马斯·威维(Thomas Weaver),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编写本书第 54 章。

### 原书插图及参考文献编辑

马克·格勒尔特博士(Dr. Mark Gelernter), 巴特利特建筑与规划学院讲师; 为本书提供了 23 幅插图。

肯·瓦斯(Ken Waas)和阿利克·纽曼(Alick Newman), 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对本书地图进行了修订。

朱莉安·奥斯利(Julian Osley),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图书馆。负责本书的参考文献。

## 中文版译者

本书由郑时龄院士主持翻译并审译。各部分具体分工如下。

前言及引言由同济大学彭怒副教授翻译。

第一编“埃及、古代近东、亚洲、希腊及希腊化诸王国的建筑”由郑时龄教授主持翻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1章由同济大学周进译，华霞虹博士校；第2章由同济大学余国璞译；第3章由同济大学沙永杰副教授译；第4章和第5章由同济大学李翔宁副教授译；第6章由同济大学王骏阳教授译；第7章由同济大学蔡青译。

第二编“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和地中海建筑”由同济大学支文军教授和卢永毅教授主持翻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8章由同济大学秦蕾、王月玲译；第9章由同济大学胡招展、王月玲译；第10章由同济大学徐驰、王昕、王月玲译；第11章由同济大学蒋妙菲、王月玲译；第12章由同济大学鲁艳霞、王月玲译；第13章由同济大学赵玲、王颖、罗超君译；第14章由同济大学黄凯、罗超君、王颖、顾蓓蓓、周鸣浩译。

支文军教授校译了第8~12章；卢永毅教授校译了第13章和第14章。

第三编“伊斯兰建筑”由李德华教授翻译。

第四编“欧洲以外前殖民文化时期的建筑”由南京工业大学吴骥良教授主持翻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21~23章由南京工业大学张蕾译；第24章由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译<sup>①</sup>；第25章由南京工业大学郭华瑜译；第26章由南京工业大学张海燕

译；第27章由南京工业大学胡振宇译。

吴骥良教授、华霞虹博士共同校译了第21~23章；吴骥良教授还校译了第25~27章。

第五编“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建筑及俄罗斯建筑”由郑时龄教授主持翻译并校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28~31章由陈卓博士译；第32章由同济大学邓刚、戚鑫、吴俏瑶和大连理工大学黄欣译；第33章由同济大学司徒娅、严洁译；第34章由同济大学苏炯、王凯、汪启颖、刘翔译。

第六编“欧洲以外地区殖民时期及后殖民时期的建筑”由吴骥良教授主持翻译并校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35章和第36章由南京工业大学胡振宇译；第37章和第39~41章由吴骥良教授译；第38章由同济大学吴光祖教授译<sup>②</sup>；第42章由胡振宇译。

第七编“20世纪建筑”由天津大学邹德侬教授主持翻译并校译，其中各章的分工如下。

第43章由天津大学王蔚、邹雪红译；第44~46章、第50~52章、第54章和第55章由天津大学邹雪红译；第47~49章、第56~58章由天津大学王蔚译；第53章由吴光祖教授译。

名词术语由同济大学杜鹃博士和王凯博士翻译，王凯还翻译并编辑了全书的索引。

参加本书部分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还有同济大学的华霞虹博士，厦门大学的杨哲博士也曾参与部分工作。

上述凡未注明校译者的章节均由郑时龄教授校译，郑时龄教授还对全书进行了复校和统稿。

① 英文原书的第24章即由郭黛姮教授编写。

② 英文原书的第38章和第53章即由吴光祖教授编写。



# 前 言

《弗莱彻建筑史》第 20 版的出版标志着这部著作已有 100 年的历史。显然，在这百年之中，这本书在写作目标和开本上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第 18 版和第 19 版之间发生的改变最富戏剧性。第 19 版出版于 1987 年，实际上是对弗莱彻史书结构的重新思考。弗莱彻的史书结构曾以久享盛誉的“比较方法”来考察不同的建筑、时代和地理位置，但第 19 版以系统的“背景”章节取而代之。全书共包括七个这样的“背景”章节。这些有关背景的章节将建筑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并尽量提供有价值的基本信息。第 19 版也在努力改善欧洲 20 世纪之前的建筑(这部分一直在《弗莱彻建筑史》中占有很大的篇幅)与欧洲以外地区的建筑和当代建筑之间在篇幅上的不平衡。

必须说明的是，第 20 版是一次扩订，是对第 19 版内容的扩展，而不是一次大修订或对结构的重新调整。不过，第 20 版新增了大约 35% 的文字，增加了近 200 页的篇幅，重写、扩充和新增了一系列重要的章节。在本版的 37 位编者中，有 14 位是新成员。

本版体现并延续了第 19 版的主要方向。书的范围拓宽了，覆盖了更多欧洲以外地区的建筑，也包括了更多关于乡土建筑的信息以及建筑师或工程师设计的工程结构和作品，例如桥梁、防御工事。在涉及 20 世纪建筑的编章，本版也更关注城市设计。

这些增订和重新组织的工作力图增强《弗莱彻建筑史》的主要优点：它是一本易于使用的参考书，客观并具有权威性，所有关于世界建筑的主要实例都有所描述和说明，许多作品附有丰富的图例，并且所有内容都包括在一册书中。如果想了解本版的改变和增订的特点，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便是求助于目录。

第 20 版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对 20 世纪世界建筑的总体研究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更新，收录

了直到本书英文版出版这一年(1996 年)才竣工的建筑。20 世纪的建筑也第一次被看作一个整体，并以历史的观点对其加以评价。

本书扩展了 20 世纪建筑的范围，新增的内容包括关于中东建筑的新章节，并将有关以色列建筑的内容并入此章，由苏哈·奥扎坎和埃坦·卡洛尔撰写；关于东南亚建筑和中国香港地区建筑的新章节由克里斯·阿贝尔撰写；关于印度次大陆建筑的新章节由高塔姆·巴提亚撰写；关于俄罗斯和苏联建筑的新章节由卡特琳·库克博士撰写；关于东欧建筑的新章节由丹尼斯·夏普和奥塔卡尔·马切尔撰写。西欧建筑被分为两章介绍，安德鲁·森特新撰写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欧建筑的内容，安东尼·麦金太尔撰写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建筑的内容。美洲建筑部分分为三章，有关 1950 年后北美建筑的新增文字由科林·戴维斯撰写，有关拉丁美洲建筑的新增文字由埃伦·托马斯撰写。有关日本和朝鲜建筑的章节由托马斯·威维重写。

关于 20 世纪以前建筑的内容也得到了扩充和加强。这些内容包括新增的由六个新章节组成的第三编“伊斯兰建筑”，该部分由约翰·沃伦撰写。此外，关于 1900 年以前的美洲建筑的一章由安德鲁·森特和路易丝·诺埃利·梅瑞勒斯重写了大部分内容；关于印度次大陆传统建筑的这一章由亚当·哈迪博士重写，关于东南亚的新章节由乔恩林博士撰写。

这一版还收录了印度次大陆和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新的特别授权使用的图片，并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作为世界建筑各个时期的信息的主要来源。

第 20 版的完成是一项复杂的团队工作。这一团队的主要成员包括三位顾问，他们阅读并对新增文字部分提出了一些建议，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建议以及对新作者的推荐等。无论如何，编辑工作的最后一些事项由我负责，因此，本书中如果



有何错误或对事实的误导，以及对建筑的含糊的解释或怪异的判断、冗长的叙述，都是我的责任。三位顾问是：剑桥大学建筑系教授安德鲁·森特、谢菲尔德大学建筑系教授彼得·布伦德尔·琼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威尔建筑讲座教授肯尼思·弗兰普顿。

与这三位主要顾问一样，还有许多人也对这一版的授权、编辑和制作提供了帮助。首先，我要感谢班尼斯特·弗莱彻的受托人——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鲁特·卡门(Ruth Kamen)以及伦敦大学的彼得·霍尔威尔(Peter Holwell)和罗宾·托马斯(Robin Thomas)，他们对出版计划给予了很多有益的讨论以及不懈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助理编辑弗勒尔·理查兹(Fleur Richards)，正是她孜孜不倦的努力才使本书的最终文本得以按时完成。来自巴特沃斯-海恩曼(Butterworth-Heinemann)公司的出版人尼尔·瓦诺克·史密斯(Neil Warnock Smith)，在助

理编辑佐薇·约德(Zoë A. Youd)的得力支持下，经常给复杂的工作进程指明积极的方向并营造平和的工作氛围。本书的副主编詹姆斯·谢泼德(James Shepherd)在本版的编辑工作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耐心、热情、见多识广。我还要感谢亚历山德拉·卡瑟利(Alexandra Casserley)对修改校对稿所提供的帮助。阿德里安·佛特博士(Dr. Adrian Forty)和加文·斯丹坡博士(Dr. Gavin Stamp)提供了很多关于作者和文字部分的意见，维伦德拉·拉瓦特(Virendra Rawat)提供了关于印度传统建筑和中国建筑的很好的新图片。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的朱莉安·奥斯利通过辛勤的工作，成功地校正和扩展了参考书目；罗伯特·埃尔维尔(Robert Elwell)对图片的版式和选择提供了无价的帮助。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图书馆的职员们工作异常迅捷和专业。最后，我要感谢基思·马克奎恩(Keith Macqueen)对索引的汇编。

# 引言

xxv

弗莱彻爵士的《弗莱彻建筑史》第20版，沿用了第19版所尝试探索的版式。正如前言所述，第20版增加了新作者所撰写的新章节，因而对版式也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扩展。以下文字将通过介绍本书早期版本扩展的历程来对第20版的情况加以说明。

## 内容与分类

自1896年第1版以班尼斯特·弗莱彻教授和他的儿子班尼斯特·弗赖特·弗莱彻(已故弗莱彻爵士)联合署名的方式出版以来，本书在内容上存在着广泛的概括性分类。这种概括性分类通过在讨论某种风格的一系列章节的开头插入一章“概述”来实现，例如，有一章题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建筑：概述”，而罗马风、哥特建筑等也都有一章“概述”。这些章节讨论各种风格、各个国家的建筑。这些“概述”试图把本书分成不同部分，除了古代世界和古典时期的建筑之外，本书主要包括了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谓的西欧建筑风格。弗莱彻教授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弗莱彻爵士修订和扩展了1901年出版的第4版。他把第4版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含早期版本的所有内容，称为“历史风格”；接着他新增加了相对短得多的第二部分，称为“非历史风格”，包含“……印度、中国、日本和萨拉森<sup>①</sup>地区的……建筑”，使后者“远离与它们没有什么联系的历史风格，因为它们没有成为西方建筑演化的一部分。然而，建筑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肯定要考虑到这些东方风格，但对它们的相互关系和个体特征不感兴趣”(第4版序言，第6页)。新的部分大约占第4版15%的篇幅，

这一比例在后来的版本中有所减少。自第二部分独立出来，一直保持到科丁利教授编辑的第17版(1961)。在第17版中，第一部分更名为“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的演替”，第二部分相应更名为“东方建筑”。

然而，在科丁利的第17版中，第一部分内部的划分不太明显。在第18版(1975)中，詹姆斯·帕姆斯回避了概括性的分类，而选择了40章的直接论述。他增加了有关东南亚和远东建筑的一些新章节，并修订了一些原有章节，但这些部分仍然相当短。这些章节包括了大多数的古代本土建筑，并安排在书的开始部分，紧接在埃及和古代近东建筑<sup>②</sup>的章节后面。帕姆斯通过“文艺复兴以后的建筑”这一章，对全书重新分类，并新增了篇幅很长的最后一章“1914年以后的国际建筑”。

由约翰·马斯格罗夫教授主编的第19版，决定增加国际建筑的篇幅。并且进一步确认了弗莱彻爵士本人已经开始建立的全面划分，优先考虑了像第18版那样不加区别地进行章节的分类。

这种重新组织看起来有点激进，但是通过对信息重新加以组织和分类，使内容包含了更多欧洲以外地区的建筑，这一改变使本书呈现了与以往各版截然不同的形象。

至于改变的程度，只要没有根本性地破坏本书的传统就是合适的，弗莱彻爵士自己对建筑的定义就部分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从本质上讲，建筑作为人类艺术以及对材料的处理方式，会受到很多实际需求的支配和限制，而这些实际需求并没有加之于画家、雕刻家、音乐家的作品上。人们的行为习惯、思想和渴望都在建筑中有所体现；

① Saracenic；阿拉伯人的古称。——译者注

② 亦即我们所指的古代西亚建筑，它包括公元前3500~前539年两河流域的建筑，公元前550~公元前637年的波斯建筑，以及公元前1100~前500年的叙利亚建筑。——译者注